

明清别集丛刊



宋濂全集

二



宋濂全集

二



宋 濂 著

黃靈庚 編輯校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卷二十三 序二

溧水端氏家牒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六）

惟端氏出於孔門弟子子貢。子貢，衛人也，名賜，其姓端木。後人以省文，獨呼爲端。端氏之後有遷居汴者，一在曹門，一在酸棗門，二族甚盛。曹門之裔曰某府君者，爲里之蕭氏贅婿。宋南渡初，蕭氏通判昇州，府君與之俱寓居烏衣巷中。昇州即金陵，爲江南佳麗之地。府君之弟四人亦來相依，久之，蕭遷居溧水之巍山。巍山之側有地曰東村，府君遂率諸弟定居焉，大署其門曰曹門端木氏，蓋以自表見也。

府君生某，某生彥，彥生進義校尉萬，以材雄于鄉，統縣兵爲保障，盜不敢犯。民懷其德，爲之立祠。進義生省，省生壽，皆以樂善聞。壽生時中，性最嗜學，朝夕沈酣經史，間發爲辭章，沛如也。時中生安，不幸早世。安生邦遠，字國用，幼孤，能自振其家，每以澤物爲務，借貸而不償者焚其券，如古之寬厚長者。國用生復初，字以善，精敏通疏，有爲治之才。初由樞府屬連佐大府，遂以政事聞。復初生四子：曰仁，慷慨有奇氣，亦早卒；曰義，能負荷家事，弗貽親憂；曰禮與智，從金華許文懿公門人游，循循雅飭，有士君子之行。然而端氏爲溧水大姓，羣從子弟居山東西前後者餘百家，高墉飛甍，環

數里相接也。至正壬辰，兵燹方張，咸蕩爲灰燼，雖譜牒之屬，片簡隻削亦無存者。復初間與予言，愀然不自寧，因叩其所記憶者，府君父子之名已逸。自彥而至復初凡七傳，皆係世嫡。復初因請予備著于首篇，而四弟之子若孫尚多，行當蒐采爲圖，以繼其後。至於字某，娶某氏，壽幾何，葬于某地，亦以所聞附注其下。其無由知者則闕之。復初之心可謂至矣。昔者黃文節公譜其世系，僅六七傳而止，其上則闕而不書，蓋不欲失傳信之義也。復初之事，何其有合於文節公哉？嗚呼！譜牒，重事也，三世不修，古者以爲不孝，奈何世人多忽之而弗講也？有若復初，殆知本之士也哉！

陶氏家乘序贊（《鑾坡前集》卷六）

台之黃岩有大姓曰陶氏，其先自閩中徙永嘉。復自永嘉來徙，遂占籍爲黃岩人。其後族系日滋，分而爲二房：曰赤山，曰陶下。陶下（一）之房有諱泰和者，遷于湫水，即今所謂陶陽也。泰和字處溫，宋皇祐間仕爲處州里溪都巡檢。生子四人：長曰埴，徙於石塘。次曰某，字萬里，仍居陶陽。次曰昉，裔絕不傳。次曰武功大夫甄，甄子三班借職詢，別遷于武林。蓋自巡檢府君至今秘書丞宗儒，已十有二世矣。宗儒字漢生，明經，善屬文。予供奉詞林時，漢生嘗爲典籍，以同官之故，間來請，曰：「惟萬里府君，實爲陶陽之祖，譜尚失其名，宗儒深竊憂之。使今而不修，則其世次或有不能言者矣。於是徧求石塘、陶陽二譜而一之，各疏其名若字、娶某氏、生子某、壽若干於其下，無所考者則闕而不書，存疑也。武林之宗人久不相通，其譜之存否，不可復知，行當采訪而鈔入焉。既繕寫成帙，滴露研朱而系

絡之矣，爲序其首簡以示後之人。」

夫自唐以前，官有簿狀，家有譜系，凡有司選舉，民俗昏聘，則互相徵考，所以明貴賤、別親疏，各有統紀，不相淆亂也。五季以來，學失其傳，雖嘗號簪紳家者，論議非不閎博，文辭非不富麗，問其所自出，則曰：「我無所於考也。」問其所承傳，則曰：「曾祖已上則莫能詳也。」嗚呼！此無他，其學之不講，其書之不修，雖有知者興，於其後亦未如之何也已！宜乎以莊爲嚴，以慶爲賀，而無所分別也。漢生乃能留意於斯，鰓鰓焉而不少置，其賢度越於諸人者，不亦遠乎！昔河南劉燁能存其譜，自中書侍郎環雋至其身，凡十有一世，當時以爲美談。漢生今之所譜，揆之於燁，復加其一焉，又惡知世之人不以美燁者美漢生哉？漢生之後嗣尚思謹而續之，斯可也。予既欣然爲書其事，復述爲贊。曰：

君子重本，必譜其宗。惇孝廣愛。以協民衷。氏族失官，士無適從。同姓塗人，實感於中。陶陽之裔，家於海東。閱世十一，益衍而豐。爰合親疏，以昭異同。勗爾後嗣，載續載崇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下」，原作「夏」，據嚴本改。

應制冬日詩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七）

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上御外朝，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、侍講學士臣素、侍讀學士臣同、直學士臣經、待制臣禕、起居注臣觀、臣琳列坐左右。既而，命太官進饌，賜黃封酒飲之，上屢

命盡觴。內官承上旨，監勸甚力。臣濂數以弗勝枵，固辭。上笑曰：「卿但飲，雖醉無傷也。」酒終，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，復繫小序于首，命各以詩進。臣濂最先，臣禕次之，臣觀、臣琳、臣經、臣同又次之。上覽之大悅。臣素最後，詩以民瘼爲言。上曰：「素終老成，其有軫憂？」蒼生之意乎？」於是各霑醉而退。明日，臣素以遭逢盛際，光膺聖眷如此，不可無以示後來，乃集其詩爲卷，而以題辭爲屬。

臣濂聞之，在唐中世，當夏日炎蒸，君臣相與賦詩，不過以日長爲可愛，涼生殿閣爲足矜，後代多譏之。惟我皇上勵精圖治，其於冬日沍寒之際，形諸篇翰，固不忘於聽政；羣臣賡歌，復以逸豫爲戒，憂勤爲勸，而弗敢後者，其故何哉？蓋唐虞在上，無小無大，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？況於文學法從之臣，職在獻替者乎？揆之于唐初，不可以同日而語也。臣濂不佞，庸敢以是序諸篇端？上所賦詩，別以金龍賸繕膳其副，尊閣於家，示不可褻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〔二〕，《續文粹》、黃溥本、韓本作、嚴本作「一」。

〔二〕「憂」，黃溥本、韓本「念」。

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七）

皇帝即位之明年，四方次第平，乃詔文學之士萃於南京，命官開局纂修《元史》。爰自太祖開國至于寧宗，凡一百二十六年，已據舊史隱括成書。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年，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。

丞相具以上聞，帝若曰：「史不可以不就也，宜遣使天下訪求之。」於是儀曹會諸史臣，發凡舉例，具於文牘，遴選黃盅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。僉以爲北平乃元主故都，其文獻必有足徵者，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事。予友仲善方司膳成均，實應其選，戒行李且有日。與仲善游者咸爲賦詩，以予嘗與刊修之末，俾題其篇端。

嗚呼，傳有之，國可滅，史不可滅。然既亡其國矣，而獨謂史爲不可廢者，其故何哉？蓋前王治忽之微，興衰之由，得失之效，皆可爲後王之法戒，史其可滅乎？然自漢以迄于近世，類多羣臣奏請，始克緝成典籍。惟我皇帝既承大統，即出〔一〕自淵衷，孜孜以纂修《元史》爲意，則其神謀睿斷，卓冠百王，偉量深仁，與天同大，巍巍乎不可尚已。仲善行哉！採石室之遺餘，詢名賢之紀錄，俾信史免於闕文。傳諸來〔二〕世，其不有望於仲善矣乎？仲善行哉！弔齊魯之故墟，撫幽燕之陳迹，呼酒長歌，拔劍起舞，將又不在于仲善矣乎？然則仲善茲行亦壯矣。若予者年踰六十，髮白神耗，不能逐車塵馬足之間，以攄寫其中情，仰睇飛雲，唯有慨然遐思而已。然而鋪張上德，以昭布四方，垂諸無窮者，史臣之事也。庸敢備書之以爲序，而區區離別之懷，有不暇計也。仲善姓呂氏，章貢人。有學有文，其聞譽蓋翕然云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〔出〕，原作「菽」，據胡本改。

〔二〕〔來〕，韓本、傳本作「後」，嚴本、胡本作「奕」。

送劉永泰還江西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七）

聖天子以六合既寧，益寤寐求賢，而致時雍之治，於是朝臣以永豐劉于先生聞（一）。初，先生嘗以賢良徵，因病謝歸，及是使者至，即束行李東上。洪武辛亥閏三月，實來京師。丙子，吏部侍郎顧君剛中等入奏，上召見於外朝，俾講說經書，親與之論辨。先生敷繹詳明，上悅。越翌日丁丑，上御金水橋，復召先生，慰問良久，勅儀曹賜冠衣。又明日戊寅，復召至便殿，諭先生曰：「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，爾自度其材，可爲郡縣何職？」宜竭誠以對，朕將官之。」先生曰：「臣于在前朝，嘗舉進士，試南宮不利，終老弗沾一命。今幸遭逢有道之朝，登崇俊良，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神化之中，況區區草澤賤儒？三瞻天日之表，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，苟稍知君臣之義，孰不感動以思報效？第臣犬馬之齒已衰，筋力弗強，聽恍恍而視茫茫，若冒昧上承昭旨，異日儻有曠官之刺，則負天恩深矣。敢固辭。」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，不奪其志，親御翰墨賦詩一首，且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。上覽之喜，令內侍酌酒賜之，俾其還山。

肆惟皇上以天縱之聖，黃鉞四征，大統以定，而尤親近儒臣，共圖治安。年高而不欲仕者，復以禮而敦遣之。此如上天雨露之澤，滂沛周浹，萬物咸賴，聖德神功，巍巍惶惶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。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，當此明良相逢，千載一時。先生平日所學，致君爾，澤民爾。一旦翩然西還，傍岩以爲廬，結雲以爲衣，菜有菹，食有稻與魚，左圖而右書，于于而行，沉沉以居，先生之計則得矣，其如蒼

生何？雖然，先生之志則有在也，其意必曰：「我於催科聽訟，則年誠耄矣；奔走承事，則力誠不能矣。若數明孔子之道，以淑後進，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，變澆風而爲厚俗，是亦報上恩之萬一也，是則可爲也。」嗚呼！先生之志果若此，其於出處之義，庶幾兩無愧乎！先生將還，士大夫多慕詠之，相率作詩餞之，而遣金華宋濂序之。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聞」，原作「聞」，據韓本、嚴本改。

汪右丞詩集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七）

昔人之論文者，曰有山林之文，有臺閣之文。山林之文，其氣枯以槁；臺閣之文，其氣麗以雄。豈惟天之降才爾殊也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。濂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，其見於山林者，無非風雲月露之形，花木蟲魚之玩，山川原隰之勝而已。然其情也曲以暢，故其音也眇以幽。若夫處臺閣則不然，覽乎城觀宮闕之壯，典章文物之懿，甲兵卒乘之雄，華夷會同之盛，所以恢廓其心胸，踔厲其志氣者，無不厚也，無不碩也。故不發則已，發則其音淳龐而雍容，鏗鏘而鏗鏘。甚矣哉，所居之移人乎！

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，益信其說爲必然者矣。公以絕人之資，博極羣書，素善屬文，而尤喜攻詩。當皇上龍飛之時，杖劍相從，東征西伐，多以戎行，故其詩震盪超越，如鐵騎馳突，而旗纛翩翩，與

之後先。及其治定功成，海宇敕寧，公則出持節鉞，鎮安藩方，入坐廟堂，弼宣政化，故其詩典雅尊嚴，類喬嶽雄峙，而羣峯左右如揖如趨。此無他，氣與時值，化隨心移，亦其勢之所宜也。然而興王之運，至音斯完，有如公者，受丞弼之寄，竭彌綸之道，贊化育之任，吟詠所及，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。此有關物則民彝甚大，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。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，且將被其霑溉之澤，化枯槁而爲豐腴矣。雖然，《詩》之體有三，曰《風》、曰《雅》、曰《頌》而已。《風》則里巷歌謠之辭，多出於氓隸女婦之手，髣髴有類乎山林。《雅》、《頌》之制，則施之於朝會，施之於燕饗，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爲，其亦近於臺閣矣乎？輶軒之使弗設，而託之於《國風》者，若無所用之。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，豈不有撰爲《雅》、《頌》以爲一代之盛典乎？濂蓋有望於公，他日與《鹿鳴》、《清廟》諸什並傳者，非公之詩而誰哉？濂也不敏，受公之知十有一年，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。蕪類之詞，要不足爲公詩之重輕也。公名廣洋，乃皇上之所賜，其字，則朝宗也，淮南人。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序。

詹學士文集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七）

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，若江夏詹先生同文，其一也。蓋同文襟韻瀟灑，濟以雄博之學，故體物瀏灋，鏗鏘作金石聲。及歸我熙朝，遂以文鳴一時。當勝友如雲，酒酣耳熱，有執卷來求者，同文振衣而起，捉筆四顧，文氣綢繆從口鼻間流出，頃刻盈紙，爛爛皆成五采。觀者從傍鼓譟，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，將無大相遠。自是有問奇俊士，僉曰「同文，同文」云。

予與同文交且久，而同官翰林。初見之甚驚，後屢見之，竊自歎賦才暗劣，規規方圓中，日蹈古人軌轍，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。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，奄奄如無氣人。作文固當如是邪？去年之秋，京畿試鄉貢士，今年南宮試天下士，同文皆持文衡，區區亦與聞末議。見同文考五經卷，朗讀數行，輒操觚書云云。書已復讀，又書云云。予視之，析理精緻，如漢廷老吏議法，是非重輕不可掩。人以文辭稱同文，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，其何可及邪？其何可及邪？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，少陵之作頓判沉鬱，高不可攀，深不可探；謫仙之辭，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，吹鸞笙而食紫霞，絕去人間塵土思。此無他，精華發爲光耀，縱橫交貫，不自知其所止。退之言當不誣。同文之能致是者，豈無其故哉？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，故作《史記》，燁燁有奇氣。同文他日西還，予將相隨泛洞庭，浮沅湘，登大別、九疑之山，吸風吐雲，一洗胸中穢濁，使虛極生明，明極光發，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，萃靈鳳之彩毛，擷天葩之奇馨，或者當有可觀。同文果以爲何如邪？同文以文〔一〕集授予序，神思搖蕩，急展牘書之，懼其凌空飛去，是爲序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文」，原作「天□」，據傳本改。

送許時用還越中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七）

婺與越爲隣壤，越屬縣曰嵎，有許氏居之，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，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。濂家婺

之金華，距嵎爲不遠。在弱齡時，即與時用相聞，方以文墨自漸摩，無雨風，無晝夜，危坐一室不暇見。暨同試藝浙闈，旅進旅退，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，又不能見。自時厥後，時用以《禮經》擢上第，爲諸暨州判官。金華抵諸暨，比嵎爲尤邇，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。時用又入行御史臺，治百司，其地清嚴，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，又不敢見。曾未幾何，金華陷於兵，士大夫螻蟻走，唯流子里爲樂土，亟挈妻孥避焉。流子里隸諸暨，地在嵎之東南，僅數舍即至。濂時苦心多畏，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，白日未盡墜，輒竄行林坳，鈔其囊橐物，甚者或至殺人，又不可見。及至兵戈稍息，予還金華，日採藥以自娛，間念及時用，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，以解夙昔之思。去年冬，聞時用有弓旌之招，使者趣迫上道，急於星火，又不及見。濂竊自念，時用英俊士，此行何所不至，鸞臺鳳閣，將以次而升，何日能賦歸？縱時用欲歸，上之人未必聽也。濂雖少時用一歲，則已皤然成翁，度何由至南京？既不能至，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？慨然遐思者久之。會朝廷纂修《元史》，宰臣奉特旨起濂爲總裁官，使者亦見迫如前。速濂將戒行李，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。濂又自念史事甚重，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，濂豈敢與聞？藉是以往，或得一見時用，亦豈非至幸歟？濂來南京，寓於護龍河上，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，忽有偉丈夫來見者。問其姓名，亟曰：「我許時用也，子豈非景濂乎？」濂驚喜不及答，亟延入坐，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。時用知濂嚮往之久，亦相與傾倒。不厭（二）風晨月夕，無不相往來。一旦，忽悽然墮淚曰：「余先朝進士也，春秋又高矣，不足以辱明時，使者不我知，委幣而迫之來，我不敢違，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。丞相儻言之上，得遂歸田焉，不翅足矣。」他日，又來言曰：「聖天子寬仁，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，已具舟大江之濱，吾子遇我厚，幸一言以爲別。」

嗚呼！婺與越其壤相接邇，其見甚易也，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，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。既見矣，遠或四三春秋，近或及期相與論學，以盡夫情可也，未及兩月而即去。既去矣，或買一小艇相隨，五六百里間，采江花之幽靚，殷勤道別，亦云可也。修史事殷，足不敢踰都門，愴然而別。既別矣，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，然向者已如此，自今而後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？人事之參差不齊，何可復道？尚奚言爲時用之別耶？雖然，時用之歸也，其有繫於名節甚大。時用採叢山之藪，食鑑湖之水，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，果誰之賜歟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，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，而適夫出處之宜也。夫道宣上德，以昭布於四方者，史臣之事，因不辭而爲之書，區區聚散之故，一己之私爾，則又當在所不計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不」下原脫「厭」字，據傳本補。

華川文派錄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七）

義烏，婺上縣。自隋至唐，名士輩出，若婁幼瑜，若駱賓王，則其尤者也。幼瑜之文以卷計者，凡六十有六；賓王之文，其數亦盈十焉，然皆散逸無存。其僅見於世者，往往出於編類家之所采。此無他，聚之廣則行之久也。宋南渡後，宗忠簡公澤，其文多至五十卷，細高居士黃公中輔亦十卷，香山喻公良能則三十四卷，香山之弟杉堂公良弼，頗如居士之數，南湖何公恪、岩堂陳公炳各二十卷。惟是四

三君子事業雖不同，其以文辭有助於名教則一而已。計其當時，鸞鵠鳳翥於士林行，嚶嚶和鳴，而龜麟爲之後先，學者歆豔之，未必不家傳而人誦。遠者僅二百年，近者始百餘載，求其家集，則子孫或不能以咸有，況他學者乎？一邑之間且若此，而況於四方乎？嗚呼！立言之士，其心勤矣，其慮精矣，又惡知一旦變滅若烟霞者乎？然則編類者之功，要不可少之也。

居士之族孫鐵岩公應酥，嘗有見婁、駱之事，乃自忠簡至於岩堂，各編其粹精者十餘篇聚於一書，釐爲六卷，名曰《華川文派錄》。華川，縣之繡湖別名，唐嘗因之置縣，故取以號其錄云。後五十年，豫章張侯來爲縣，讀而善之，復謂羣公之文幸僅見於斯，然未有謄其副者，苟或亡之，非唯重有識者之歎，且將何以風厲於吾民？亟請邑士傅君藻精加校讎，捐俸而刻實縣庠，來徵濂爲之序。

昔者鄉先達吳公師道憫前修之日遠，而遺文之就泯，乃集婺七邑名人所著，爲《敬鄉前後錄》二十卷，其視鐵岩志益廣矣。惜乎！官其邦者不使永其傳，兵燹之餘，手藁弗復能存。今侯則惓惓是書，夙夜不少置，以此較彼賢不肖之相（一）去抑何遠哉？雖然，侯之風厲於縣人士者，不止文辭而已也。當如岩堂之介，南湖之孝，香山之質實無僞，杉堂之寬厚有容，居士之氣節不羣，忠簡之竭誠報國，至死而不變，庶幾無負於侯。不然，則操觚濡墨，仰而號諸人曰：「我能文！我能文！」豈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？「侯名允誠，以儒術緣飾吏事，忠信廉明如古循吏。縣務雖至劇，雍雍處之，輕重皆不失其度。吏胥受約束，拱手案側，不敢出一語相可否。諸弊頓革，故治效彰著，爲諸邑之最。是爲序。」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相」，原作「後」，據傳本改。

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七）

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，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，即日召見，親擢爲國史編摩之職。平仲詣丞相府辭曰：「禁林地望清切，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（二）問，區區幼有瞶疾，雖龐通文史，誠不足以堪之，敢辭。」丞相以聞上，亦弗之彊。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，平仲念去親日久，望天末飛雲，慨然有感于中，復走白丞相。許之，戒行李且有日。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，咸發爲聲詩，而以首簡授予序。

平仲，予素敬畏者也，將何言哉？以論乎家世，則三蘇之名聞天下，其隆德重望，至今與岷峨爭雄。遺書流落四海，日星赫而風霆噴，璇玉綴而瑤珠懸，韶鈞鳴而律呂諧，師表百世，人無異辭。奚藉予之言哉？以論乎學術，則嘯嘯鄉學之懿，溯淵源於伊洛，蹈軌轍於關閩，義理精微，析如蠶絲，訓考是非，判若白黑，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。又奚藉於予之言哉？以論乎辭章，則體裁嚴比，姿態橫逸，如春陽被物，或根或莖，或卉或條，或小或大，或圓或偏，各隨其物而暢之，無有同者。其視膠滯一體，守常而不變者，何如也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，必曰「我徵之蘇君也」；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，必曰「我徵之蘇君也」。平仲之令聞勃然興，燁然不可遏，又奚藉予之言哉？

無已，則有一焉。古者國有國史，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（三）史，皆據官守勿失，紀善惡以示勸戒。其國史之法見乎《書》，備乎《春秋》，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以月繫時，以時繫年，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。太史遷別出新意，輕變編年之舊，創爲十二《紀》，以序帝王；十《表》，以貫歲月；八《書》，

以述政事；三十《世家》，以錄公侯；七十《列傳》，以志士庶。歷代史官遵之而《春秋》之義類隱矣。荀悅、蕭穎士頗譏之，而未能大有匡。逮至司馬溫國公光，始取法於《春秋》，采繫國家盛衰，生民休戚之事，起周威烈王，訖于五代，成一家言，號曰《資治通鑑》。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，蓋公論云。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，宋之後而元承之，宋有李燾雖嘗著爲《編年》，異同之論皆並存之，蓋不敢當作者之任，特廣記備言，以俟刪削。《元史》幸新修，縱有漏遺，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觀。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，將不在今日乎！平仲學術之富如此，而辭章之美又如此，其東還也，晨昏定省之餘，集諸俊英，繙閱新舊所藏，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，將不在平仲乎！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，疏略輕信，上觀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下考《春秋》及秦漢雜記，成《古史》一書，至今傳之。平仲因其家世之懿，肆其鑒裁之公，使人稱之曰：「蘇氏一門世濟其美，將不在吾平仲乎？」

予也不敏，以荒唐之學，雜凡庸之識，嘗思有所著作，玩時愒日，莫能就緒。今年已邁矣，雙鬢皤矣，形骸弗強，而精神浸衰矣，徒持寸管爲無用空文，以應四方之求，日不暇給。苟不於平仲是望，果誰望乎？平仲將行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，睇晴雲之孤飛，觀白日之易流，酌巨觥而屬平仲曰：「歲不我與，睽離之言，不足以汙平仲。予之所深望者，不朽之盛事，鑒世之元龜也。平仲幸聽之，願舉此觴爲壽。」平仲曰：「敢不唯吾子之命？」一飲輒盡，於是抗手而別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顧」，原作「故」，據韓本、嚴本改。

〔二〕「聞」，原作「聞」，據韓本、嚴本改。

清嘯後藁序（《鑾坡前集》卷七）

詩之爲學，自古難言。必有忠信近道之質，蘊優柔不迫之思。形主文譎諫之言，將以洗濯其襟靈，發揮其文藻，揚厲其體裁，低昂其音節，使讀者鼓舞而有得，聞者感發而知勸，此豈細故也哉？奈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專之者少如麟角也？

廬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，抱英銳之志，敷歷仕塗，綽著聲譽。粵自戎幙至躋法從，雖著勤勞之績，不忘賦詠之事。風雲月露，有以感夫中；花草蟲魚，有以寓乎目；與夫人事酬酢，時物遷移，皆見之篇翰焉。日積月盈，分爲《清嘯》前、後二藁。前藁則國史危公既序之矣。予來京師，復得窺其後藁，而胡君遂徵爲之《序》。予披繹再四，因作而曰：

正音寂寥久矣，誕者流於荒忽而無據，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，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，僞者流於恠犖而不潤。其音節體裁之乖方，文藻襟靈之弗暢，具有之矣。詩之爲道，其果如是乎哉？有如胡君之作，命意深而措辭雅，陳義高而比物廣，其殆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歎賞之也。予也不敏，以荒唐之資，操褊迫之行，雖自漢魏至于近代，凡數百家之詩，無不研窮其旨趣，揣摩其聲律，秋髮被肩，卒不能闖其闢奧，而補於政治。其視胡君之作，得不甚愧矣乎！然而穹亭邃館，必壓以呀然之獸；鉅人元夫，必冠以峨然之弁；雄章俊句，必首以傑然之文。嗟予何人，尚敢爲胡君之詩之序乎？牢讓再三，竟不獲命。斐然有作，情見乎辭。